

廣州大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編

廣州大典

28

第一輯·廣雅叢書
第二十八冊

廣州出版社

目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卷一百四十五至卷二百

宋李心傳撰

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侖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暎提舉應辦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太常寺丞吳棫榘舒州人也命士侖在四月己巳右朝散郎江漢主管台州崇道觀言者以爲不可罷之淮康軍承宣使臨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孫渥卒於興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廣雅書局

丙寅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秦梓爲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直顯謨閣通判明州高世定提舉江南西路平茶鹽公事

丁卯太常少卿施炯權尙書禮部侍郎司農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王賞守太常少卿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俞倬陞敷文閣直學士

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羣舜臣爲惠王祖贈太師爲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以買馬增倍進秩一等其官屬皆遷官馬數已見去年年未已已封死儀吳氏爲貴妃

大四百三十八
小二十一

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內出制策曰朕以涼薄之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今朕祇承上帝而寵綬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勳未集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爲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爲不武至若宗社遷寄扈衛單寡士狃見聞而專用私智民習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廣雅書局

廓然舉天下之大納之胸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蒂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泰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中外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侯生則梓宮可還母兄可復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語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強橫挑強隣末年遂有百年之恥陳宣帝狃於屢勝進輒不已自蹙其境惟齊武帝懲元嘉之敗保守境土聘問不絕當是時外表無塵內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洛

大五百四十三
小五

口之敗蕭綜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彼己之情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益也故臣之深思切以休兵息民爲上策自古大有爲之君所以圖爲大業經營庶務莫急於任賢莫先於納諫莫善於崇儉今陛下任賢無二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復以此進於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始終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崇儉寔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下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楊邦弼策言陛下信順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爲也願以爲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爲得策有司定燔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誠之侯官人邦弼浦城人也 權尙書戶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陞司農卿太府少卿吳彥章進秩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喚充祕閣修撰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陳充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並陞直敷文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直祕閣皆以樞密行府

大四百四十五
小五

結局及般迎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

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有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捍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御敵之功乃補弼奇謀指縱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

戊寅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章淵封平樂郡王 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伴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

權工部尙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鑾同班入對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喚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奉迎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四

廣雅書局

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福州程邁獻銀二萬兩洪州李迥獻錢五萬緡江東大帥葉夢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黃敦書張匯降詔獎諭池州陳橋轉運官所獻未見數 左宣敎郎充刪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史文會晉江人也 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之 是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耶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熊克小脈皇后耶氏上仙日不知何謂也 王午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改左宣敎郎爲直祕

大四百四十五
小八十三

開用丙子詔書也 左奉議郎蔡安疆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茶鹽等公事填復置闕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大學從之

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危如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惟身之謀累必及國而身亦不保若忘身爲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矣

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收茶鹽錢及數外得旨支正色者每匹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餘匹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爲請紹興二年九月先有指揮可考 右奉議郎通判湖州秦杲直祕閣杲檜弟以其姪煥遜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孟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五 廣雅書局影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爲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郴賊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 尙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爲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謫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概以朝廷罪光爲非故斥之

己丑爲大行皇后發喪卽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垌言喪三年不祭孝明章穆皇后之喪禮官奏罷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宗廟及中小祀皆宜勿停從之 左奉議郎知錢塘縣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鞏與其佐五人並貶秩一等以御史臺言枷杖輕重不如式也旣而懋德等引咎言非佐官之過乞蠲免詔令改正六月己巳改正

大四百五十三
小二十三

承議郎張堯咨爲左朝散郎堯咨字慶慶人進士第仕爲齊州遷朝散大夫復受金人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命王辰御史中丞万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爲大行皇后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戶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贍軍酒庫隸本部故也

甲午寶文閣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爲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書獎諭尙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桷能體國故遷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六 廣雅書局影

乙未命戶部侍郎沈昭遠假禮部尙書爲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開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金主宣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率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遺之金人循契丹舊制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爲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遣常使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兩上節銀絹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十八年五月乙亥錢賞各減半比至金庭使者獨於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所錄大旨於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皆闕不書使者致詞事以趙思行狀修人其他諸書皆無之蓋思嘗以不肯稱御名爲金人所斥故也詳具前

大四百五十三
小五十五

熙五年四月
思罷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珣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揚祖充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揚祖感風痺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辛丑上為大行皇后行釋服之祭不視朝 吏部乞依故事選差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愿兼修玉牒以三省人供檢先是

王牒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舊吏承節郎溫台州海內巡檢王亨乃以為本所檢點文字之日本所題名在此月今

兼書之朱勝非閑居錄云本朝國書嚴奉寶藏未有如王牒者也祖宗以來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軸大難於披閱謂為黃金梵夾又以黃金為匣鎖匙皆黃金也進呈畢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朝廷因宗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七 廣雅書局

正丞謝似白本寺事論及玉牒問宰執諸公制度趙元鎮曰不過刻玉如冊爾予曰國家宗支之繁自古無之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以玉刊之亦難乎案王鞏間見錄稱元祐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冊正與此同則玉牒體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人矣然勝非所云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亦非是每朝為一牒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迹若親王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衍錄仙源類譜仙源積慶圖三書詳焉非同為一牒也玉牒則奉安於太殿類譜等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罷時知大宗正事士云辟倬偕行而言者論倬諂附李光今為迎護主管所屬官專事辱吻變亂是非故也 詔陞聚陽盱眙縣為軍廢天長軍為縣隸盱眙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軍無敎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敎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

大三百二十
小三百四十九

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左中大夫朱芾責授左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

奉議郎李若虛勒停徽州羈管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二人偃居近地竊議時政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祕閣夏珙右奉議

郎廣西安撫司參議官黨尙友左宣敎郎通判南劍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停送見居州軍鄱州羈管內白身補授及因從軍

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台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請也 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

使陳充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 太府少卿陳膏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權場之法商人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八 廣雅書局

貲百十以下者十人為保畱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襄陽安豐軍花靨鎮而金人亦於蔡州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襄陽諸場皆以盱眙為準 收五釐息錢事據紹興三十年五月十日戶刑部狀乃今年九月七日敕故附於此 日麻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大四百七十九
小四十一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真州王明清揮塵錄云靖康初秦居適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往訪之會之與師言此屋粗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奈何得一涼棚倚矣翌日未曉復問斧斤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棚一棚昨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逾十年然後掛冠老於遂遷中司其間未嘗乞祠歸建康明清所記不審始附之

宣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炯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爲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也 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 漢州布衣

陳靖特補右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於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九 廣雅書局

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尅擇官兼御前祇應李輔忱勒停送處州編管坐撰造語言鼓惑眾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刊

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

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詔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發

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熊克小豚今年正月末書至是曹勛等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

蓋甚宗弼因以書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充宇文虛中張

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畱守孟庾熊克小豚

學士前東京畱守孟庾案庾紹興十年 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

開六月內已追奪官職不詳考耳

大三百五十四 小三百五十九

李正文右迪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良史還行在正文卽正民

也宗弼避金主旻諱改焉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六書計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國朝既推異恩許成

人尚須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

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嘗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

今逐家親屬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與同早各

行家眷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

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

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家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

生命緣世居某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

此數家並望早與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畱守孟庾陳

州太守李正文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同具言江南

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治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

均被德澤仰副上聖弗使一夫不獲其

所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蘇遲遷一官致仕遲以引

年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諸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戶部別椿

迎奉之用有餘則畱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橫斂爲

戒也 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濠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存煥文資監周陵廟以存援例

有請也

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

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

婦蓋知此道也 太常少卿王貺言本寺主簿劉嶸強記博聞

深於禮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起復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

給真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 璘晟給俸 指揮未見

大三百五十四 小三百五十九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十 廣雅書局

六月甲子案是月王茂勳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

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

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直揚州為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賊一匹以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奉使引對面奉聖旨

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勒故有是命 追官勒停人前中衛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為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毆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效至是樞密院言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 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成都大主管

川陝茶馬監牧公事 左朝議大夫虞祺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四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忘至歲事則當歸功於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玠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騮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請正山陵之名大略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奪於眾多之口而曲為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言臣比因討

大五百二十七
小一七一

論懿節舊制竊見陛下虛宮闕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

晉元帝所能為謂宜早建長秋以正母儀翊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為攢宮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為副使高請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都堂稟議並從之高陳乞在是月庚午 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皇太后宅教授本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

本五月庚辰召試 翊衛大夫嚴州觀察使御前背嵬軍同統制傅選言首先敘述張憲反狀乞推恩後進一官日麻不見轉官指揮程敦厚外制集右武除遙郡觀察使與選陳乞仗內階銜不同當考以為殿前司副統制趙銍之遺史 在此月庚寅

己巳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憶年

得畱焉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版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坐即此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

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荷照卹但深感佩書中

首蒙論及墳域不在慮此日夕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雷

人畏罪之意上聞欲得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四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大五百五十六
小五十五

親書狀繳納想蒙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何鑄之還也金應行遺暑時次惟冀倍保鈞重謹奉狀不宣

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原方山原地會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圖上形勢上乃詔川陝宣撫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

此據蜀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權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於衢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九江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敷

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

詭占逃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

伏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

是命

趙姓之遺史云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方某和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四十五

三

廣雅書局

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

右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鄧界並不親至界首

也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

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

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

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

主亶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

徐夢莘云初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鄴后殿中相敘爲姊妹約先遣遇者當

接引既而貴妃先遣遇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居安及內侍二人相與甚

貴妃以五十金爲中尉壽曰此不足爲禮也願中尉照管抵江

大三百九十一
小二百三十七

南貴妃復歸林自太后曰姊姊歸見兒郎爲皇太后矣宜苦自保重妹無還期當死於此姊姊到使活莫忘此處不使活也太后與妃皆大歸太后自清河而下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一人各以御前左副都檢點完顏宗賢秘書監劉陶爲使有名色

宗賢金太宗晟子時封沂王

臣聞之長老言北人奉使南來者也日歷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王管往來國信所狀

紹興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聞有屬官三員承指揮

行李從物及上下馬處並依使副例不知屬官三員爲誰趙后

姓之遺史稱金人所遣扈從使者七人皆各有名色當考云

次燕徽猷閣待制洪皓得進見上問居安且至故命勛逆之

講和錄皇朝又書某殿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略修報復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

念恩德實是國公特遣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此觀泗州關報備悉指揮送獲一行人等約七月末過界間命鼓

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望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切幸笑爾餘續上狀次不

宣

右承議郎馮時行免勘勒停時行既爲漕臣李珂所劾送

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錄事參軍奉節譚侯當治其事珂趣具

獄侯謂人曰五巴人常憐無賢守爲治今萬幸得賢守反擠之

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万俟卨言時行

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窮歲月何由招伏干繫者眾

其傷實多欲望詳酌免勘庶罰伸於不法之吏惠加於無辜之

民故有是旨珂猶不肯已提點刑獄公事何麒劾罷之獄遂散

孫觀撰万俟卨墓志公言萬州一障現然在荒茅篳竹中僅大

聚落耳時行以職事轉運使以跋扈遠與大獄連逮無辜之民案日所載萬全章無此語也

罷漕在今年十一月庚寅今併書之

辛巳詔以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

使職事楊存中請也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

大三百九十一
小四百五十二

何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遣賞錢賞錢至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損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榮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觀文殿學士孟庚微猷閣待制李正民右迪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令任便居住

能克小厭載庚待罪在甲子從日麻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廣雅書局宋

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玠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州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乙酉邵武軍羈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責授軍器少監朱芾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熈行祕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爲鳳寧軍承宣使以吳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於擇術仁以存心雖隱於賢蓋進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

此據程敦厚外制集附見未得其月日繼先

言已致仕乞不推恩不許己丑少保尙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諡寶冊於几筵殿

大四百六十一
小三十四

利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 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率眾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堤捍之水遂趨南岸咸賴以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廣雅書局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大一百五十二
小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二年秋七月案是月壬辰朔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左

奉議郎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倡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徽猷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瀘州璆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馬都尉高世榮爲常德軍承宣使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并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廣雅書局

護軍左部同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耐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前四日上詣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理重於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虞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櫓

子代壓翟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彰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禮畢耐神主於別廟用衛兵

九百八十二人尙書左僕射秦檜爲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陳克俊題神主虞主不瘞卽冊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吳近爲右武郎承節郎閣門祇候張說承信郎閣門祇候吳蓋並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武節

大四百九十五
小一十一

大夫榮州團練使韓誠爲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以貴妃進封故也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弟故遷之誠嘉彦子已見

王寅詔攬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尙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起居舍人兼修玉牒

官楊愿等言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枝依軍法乞降黃榜約束施行從之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秦檜兼提舉日名在此月且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

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敎郎杜崑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疆權附此候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廣雅書局

赦下崑乞自便南夫請於朝不俟報遽釋之及是金人索充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橐密切拘管橐以其事奏故有是命

甲辰按行使方俟嵩等請卜攬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攬宮之西北

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珪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爲之請上許之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

大四百五十一
小三十三

以爲然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上南巡儀物草初時以皇太后且

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后延慶以儀衛未講爲

請乃命工部尙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謬董治將等

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戶部侍郎張澄遷本部尙書蓋據題名是日上諭大臣曰吳

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

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

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茲人動搖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

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

日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

與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寢

罷事下戶工部而工部尙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

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於國家制祿養廉

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即無毫髮加賦於鄉村百姓亦非辦行

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

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微猷

關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亦言嶺南并邑蕭條賈無厚利比他

路勾減十五故有是命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

小六十五

賤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

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己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左中大夫右文

殿修撰陳遠猷落致仕久之以遠猷提舉亳州明道宮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

地紹興講和議全元帥上第七書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

致書云云近者豐沐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

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界至亦再遣官交割

去近言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特問未能盡知彼處地界

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逐差施行臺

部尙書烏凌噶思謨等同往交割仍定至彼期限逐差施行臺

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臨西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

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

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

屬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除將上界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

並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

相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凌噶思

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

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遂州以南吳玠元管

界至分畫其餘和尙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屬

依元降指揮保守爲此於何鑄等同時已令達意今於大散關

西正南立爲界首兼承今書已前據烏凌噶思謨申鄭剛中申

五月中文書稱和尙原方山原方山原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

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中審其間鄭剛中說以龍門關爲

界至今承來書與鄭剛中狀內所報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

彼中地界已曾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

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感豈元約也切冀早爲指揮所司交割

施行所有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言及不謂遷延至今猶未了當

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條惟北人民

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過淮難

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

對境州軍仔細勘會卻據逐處稱無非之人有願歸鄉者更

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明言准非之人有願歸鄉者更

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

建炎以來繫要卷二百四十六

四

廣雅書局

大四百七十三

小六十五

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按文字之理即日到此
之人雖是准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
竄於理不應請為指揮有司明出楊曉示應准北人願歸鄉者
許其自陳仍令後治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依應收接契勘
同報以稱通和之議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
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
民其餘并昨有割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
十四日赦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大發遣來
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邑有上件寬貸明
文合將赦書內一項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
通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何疑哉所附在彼北人
申狀尋具奏聞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合在彼居住外有杜
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並
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
合使其骨肉團聚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字文虛中王進等家屬
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爾
時倍加保衛專奉書復文不宣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
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
還大金從之此據費士戮蜀口用兵錄增入蓋士戮據宣撫司
案蹟也能克小豚云剛中上奏日商秦二州並和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五

尙原皆陝西要害不可許與此全
不同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普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多上曰蠻夷但當殺撫
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紹興王戌夏顯仁皇太
后與弟章惇還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請
於金少頃秋涼進發金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黃金三百
星且約至對境信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備從
者悉皆權然途中無聞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使必欲先得
所負然後以歸我后遣人喻旨於章惇惇曰朝廷遣大臣
在焉可遂索之遂詢於王初王之行之也事之纖悉悉受顧指於
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使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資甚厚然心懼
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壞其位必貽素怒堅執不肯償相待期
上者凡三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後渡淮之已背盟中變
張俊為樞密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
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為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喚以江東轉

大三百六十一
小七百九十八

運副使為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為王言之不從
遂乃自哀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金人喜而即日南渡
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上未某命
故不致專秦而王為畏已果大喜已而太后泣訴於上未某大
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金人生他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
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紹仲輝自樞府以
母憂去位紹仲輝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金庭至是秦為王營
救回護謂宜遣紹仲輝謝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紹仲輝
避上怒連歸上怒紹仲輝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紹仲輝
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饒問不紹仲輝之撫國見居政
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又數人
特為開陳紹仲輝加厚諸子與增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
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見王一
人而已此事他書皆無之今姑附此觀此月戊辰上問秦檜之
語及次翁劾奏馮貴民事時上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迎遂
扈從以歸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
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素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為臺屬與孫近范
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益令黨與傾搖國是去
春淮甸驚報日與儼薄之徒張皇敵勢以謂朝廷自當遷避岳
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敘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
實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反使親舊騰播以謂議獄不合遂致
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者鑄長御
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言方今最可憂者士大
夫莫肯任患而盜名蓋艱難之世事之作也或將曲而當言之
出也或將婉而成有經有權抑揚旋斡以乘其機而制其變君
子於此時自當捐身殉國而不辭天下之責奈何往往士大夫
謀己以奸利者始也不量可否陽為夸論而務在盜名終也不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六

廣雅書局

大三百六十一
小三百六十一

無軒輊緣飾於其閒尤爲史家所僅見卽如宋人議論多右張浚心傳獨能直書不諱并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爲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燾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姓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原本所載秦熈張匯諸論是非錯謬疑爲後人攙入又於本注外載有畱正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何備龜鑑諸書當亦修永樂大典時所附入者今旣無別本可證姑依文錄存閒加駁正有與宋史互異者亦各有辨證附注下方其書中所載金人地名等音譯均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提要

二

廣雅書局印

舛誤謹依

欽定金史國語解之例詳加訂正別爲攷證附載篇末用以訂訛傳信仍依原第釐爲二百卷至此書命名文獻通攷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標名互有不同今據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定爲繫年要錄編次如左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恭校上

六三四二十七
小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金人地名攷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斡喇布 原書作斡離不
誤改見卷一
伊都 原書作餘都
誤改見卷一
札木 原書作蟾目
誤改見卷一
洛索貝勒 原書作裴宿字
革誤今改正
固新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攷證

一

廣雅書局印

六四十五
小六十四

壬申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閣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尚書吏部員外郎江少齊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右諫議大夫羅汝楫奏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而少齊方悒然不樂每謂金銀價值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異意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故有是旨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爲利州路兵馬鈐轄知興州兼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

癸酉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與觀察使已上五人同班賀上後二日雄州防禦使士禰等十人繼對皆以皇太后將回鑾故也監察御史江邈遷殿中侍御史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四十六

九

廣雅書局宋

顧高曰勉爲朕行高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漢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僞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爲眞僞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唐太

變兵力強而外國畏服人材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爲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万俟卨家各二人上念洪皓之

大四百五十三
小一百一十六

忠命孝揚持金帛以賜高至汴京其從吏有爲人持書訪其子者返使以爲言高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視之如高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毆擔夫告者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高遙謝之乃止

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卽恕不可恕卽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時未嘗不正色

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宮中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四十六

十

廣雅書局宋

無非金珠鞍轡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獬孫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撫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以眞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邪自古權歸宮壺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上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於道至是自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震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

大五百零一
小五

及侍從兩省三衛管軍從上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武經郎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民爲王次翁扈從禮儀使司準備差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妄造言語動搖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緣關報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說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恐與王明清說皇太后渡淮愆期事相關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臥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防萬幾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二百四十六

廣雅書局

旨必肆聞言自古兩宮失懽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論大臣且曰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謬等十二人皆遷官中興聖政錄曰論以至誠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曉慈寧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殿燕稱觴樂舞雜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孺且哭日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懽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張宇表曰臣宇言恭審皇太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徼之驚塵六驄過歸嚴東朝之大養慶流宮壺懽浹海隅歷觀簡冊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冀一眞於百罔訖正元之世無聞歌二聖之重歡初蜀郡之行匪遠矧隔要荒幾萬里絕音驛踰十年爲母子以如初越古今而未有恭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德協坤成奉警戒於先

大四百八十八
小一百二十九

朝盡劬勞於聖子從翠華而遠狩軫丹扈之深哀寢門莫展於晨昏使驛相望於道路無加於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原本脫修文德以來遠人迎翟輅以言還戢琬戈而不戰祥生和氣福簡簡而權權喜動慈顏樂融融而洩洩舊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年觀絕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目斷堯天徒上萬年之祝毗陵張守劄子曰臣恭聞皇太后回鑾有期中外大慶仰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上天悔禍有此慶事覆絕古今行正東朝永展大養臣以抱疴眊莫獲瞻望天顏少伸贊喜之私無任歡呼抃躍之至謹錄奏聞謹奏秀水朱勝非進賀上劄子曰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德通於神明天心昭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二百四十六

廣雅書局

答亦惟碩輔嘗總繁機謀國既深告猷有素致收成效迴絕前聞某叨被明恩屬當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賴沈幾悉排浮議成茲偉績盡出睿謀克圖宗社之安肇自宮闈之慶非聖人孰與此顧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枉珍翰述邦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褒借過優省循莫稱仰荷謙德不勝感悚之至詔皇太后姪韋彥章與補忠翊郎閣門祇候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左宣義郎劉安常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其兄守禦免解恩中第後以捕盜改官至是爲右迪功郎楊傑所告鞫實而有是命戊子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

大五百一十
小一